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十七至二十号

(1923年9月—1923年10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十七至二十号

(1923年9月—1923年10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 二 十 二 卷 第 十 七 號

民 國 十 二 年 九 月 十 日

時事述評(八篇)

農業與中國

魯爾佔領前後之賠償問題

斯密亞丹經濟學說概觀

斯密亞丹學說批評

自斯密亞丹至二十世紀之經濟學說

斯密亞丹以前之經濟學說

斯密亞丹評傳

歐洲前途之預測

清鄉(小說)

幸福童子(小說)

記者

孫倬章

潘公展

葉元龍

李權時

葉元龍

朱 樸

黃惟志

仲持譯

袁敦甫

王希和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第 二 月 號

總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二年九月十日發行

斯密亞丹二百年紀念

樸之(二)

時事述評

- 鐵路共管聲中之大舉勦匪……………南雁(三) 何東與黎元洪的活動……………朔一(四)
張弧登臺後籌款之成績……………樸之(七) 東江劇戰後的廣東……………梓生(九)
薩爾流域統治問題……………化魯(一〇) 魯爾問題的近況與英法反目……………幼雄(三)
南愛爾蘭之選舉結果……………幼雄(四) 小協約又開會議……………化魯(一五)

農業與中國

孫倬章(七)

魯爾佔領前後之賠償問題

潘公展(三)

歐洲前途之豫測

英國羅素著

仲持(五)

斯密亞丹二百年紀念

斯密亞丹經濟學說概觀

葉元龍(五)

斯密亞丹學說之批評

李權時(六)

斯密亞丹評傳

黃惟志(六)



自斯密亞丹至二十世紀之經濟學說……葉元龍(六)

斯密亞丹以前之經濟思想……朱樸(九)

清鄉(小說)……袁敦甫(九)

幸福童子 挪威般生著(小說)(續)……王希和(二〇)

評論之評論

◆何東提倡聯席和平會議的討論……(二五)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三三)

◆外國之部……(四二)

【補白】
蝗蟲的烹調法……(一六)
保全石器的新法……(九)
民國當代人物之地理分配一覽(二三)
破壞力最大的空中炸彈……(三三)
美總統柯立芝平居所讀的書……(九七)
我國之總人口與外僑旅華之人數……(二六)

宋畫院真蹟『滕王閣圖』……(三色版)

斯密亞丹……(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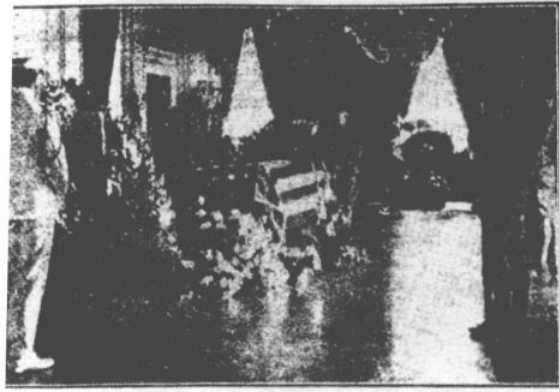
美故總統之榮哀……(五幅)

【圖挿】



丹 亞 密 斯
George Adam Smith
(1732—1790)

哀 榮 之 統 總 故 美



中 宮 白 於 奉 供 櫬 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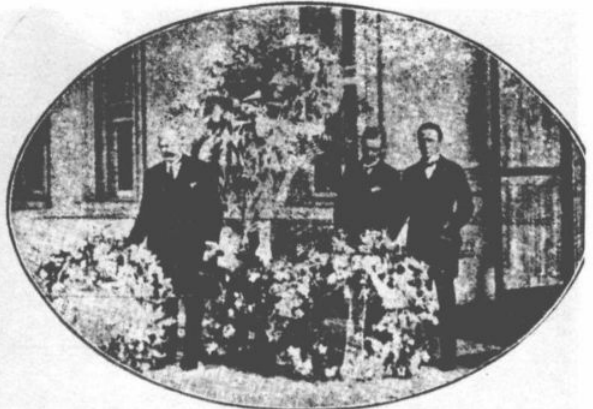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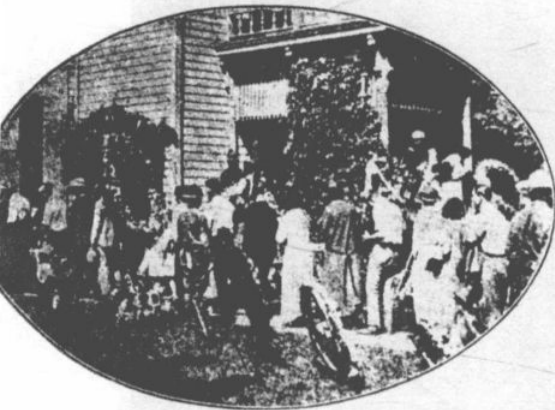


圖 花 之 贈 所 府 政 大 拿 加 及 皇 英



禮 葬 安 行 翁 里 摩 鄉 故 在



地 息 安 後 最 的 定 哈 一 場 墓 的 翁 里 摩



形 情 之 時 宮 白 離 櫬 遺

東方雜誌

第 二 十 卷 第 十 七 號

民 國 二 十 年 九 月 十 日 發 行

斯密亞丹二百年紀念

樓之

今年六月五日，是經濟學始祖斯密亞丹的二百年誕辰紀念，全世界各國的學術團體，多有熱烈的紀念會，各報紙雜誌也大多有頌揚的文字，以追念他過去在學術上的功績。祇有我們學術饑荒的中國，對此竟不聞有一點小小的表示，這是我們所十二分不滿意的。因此，我們就在這期略將斯氏的一生及其學說敘述一番，以略表我們紀念先哲的微忱。我們紀念斯氏有兩個目的：

(一) 景仰他的宏大的學問。斯氏不獨湛深於經濟學，並以文學哲學名於世；——他的名著除原富 (Wealth of Nations) 外，尚有道德感情論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這是為他以前與以後的經濟學者所造詣不到的。

(二) 服膺他的高尚的人格。斯氏在死的以前，將他的遺稿焚燬殆盡，後來直到一八九六年才被嘉納博士 (Edwin Cannan) 搜集到他以前在格蘭斯哥大學 (Glasgow University) 所教授的講義，為之出版，名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delivered in Glasgow by Adam Smith, from Notes taken by a Student in 1763 (Oxford)。這種不務虛榮而自謙的道德，也決非他人所能及的。

我們覺得斯氏的學問與人格不僅可為後世經濟學者的師表，就是其他學問家亦可奉為模範，所以我們以為紀念他的人不必限於研究經濟學的，無論何人都應該在這位經濟學始祖的二百年誕辰表示一種相當的敬意。

時事述評

鐵路共管聲中的大舉勦匪

中國北部直魯豫三省以及魯邊的皖北、江北、豫邊的鄂北一帶，本爲多匪地域。自從去年十一月間豫匪老洋人蹂躪豫省及鄂皖邊境後，匪勢逐漸蔓延；十二月間魯匪孫百萬、小醜跳梁，竟得熊炳琦一意收撫，匪勢便愈張大；到本年五月間孫美瑤臨城劫車巨案發生，沿京漢、津浦、隴海、京奉各路的土匪，氣餒更張大非常。當五月中旬時候，京漢、津浦、隴海三路沿線各站以及京奉路京榆段，土匪竟在盛張軍備之下聚衆肆擾，防軍竭力戒備，僅能驅土匪離開路線，並不敢加以痛勦。這樣的匪勢，經六月間應城土匪雷老么架擄教士梅神父而益爲不可收拾，直到現在，並不稍衰。

土匪的勢力，幾個月來雖得保持現狀，而不能更加擴大。這全

由於匪區各省軍政長官怕鬧得太厲害時，外人要來實行干涉，因而極力防勦。各省勦匪成績可以敘述的有：（一）徐州 陳調元的勦范明新一股。當臨案發生時，孫美瑤與江北土匪本有聯絡，孫曾向官軍提出不得勦辦與有關係的各匪；這時徐州鎮守使陳調元舍己私人，去幫助山東，代辦臨案，收服了孫美瑤，一時大出風頭；但他治下的土匪，這時却猖獗得不堪了。陳於六月中旬託故離開抱犢，其後便以勦匪爲口實，不再到山東去。徐屬土匪，初時本以爲陳的勦匪是一種假託；不料陳竟認真進行，乘匪不備，親率大隊赴碭山一帶實行痛勦。土匪被勦，一部潰散，一部被驅入魯境，一部被驅入豫境。陳氏將蘇境肅清後，凱旋回徐。被驅入豫的一股，又已被駐豫省邊境已受招安充任游擊司令的老洋人誘去頭目蕭春子等十幾人，盡行殺却，勢力大減。於是蘇豫邊境得以稍安。（二）鄂省潘守蒸進勦雷老么。應城案發生

後，鄂省當局仍照臨案舊法勦撫兼施，並因在京意法兩公使催救梅神父，乃圍住土匪與講編軍釋梅條件。該匪等集豫鄂著匪三十幾桿計衆一萬幾千人，希望很奢，要求非編一師不可，以致談判決裂。各匪時聚時散，忽而竄豫，忽而回鄂，沿途奸淫擄掠，兩個月間，計擄去男票一千五六百，死傷人民一二千，燒毀村堡多處。梅神父見途中各堡被掠慘況，竟大顯耶穌教精神，致函官軍，願犧牲個人，請軍隊不必顧慮，將匪痛勦。但土匪被勦到危急時，總押梅神父於陣前，使官軍不敢開鎗；該匪用這種手段，竄入豫省南陽桐柏老巢。匪中另一股並於竄逃時，將天門皂市焚燬，架去商民八十幾人，燒毀教堂及醫院，幸外國教士二人及早脫離，不致發生大交涉。官軍沿途會同各堡保衛團屢報擊斃桿首，救出肉票，但總有所顧慮，於勦辦中仍以救出梅神父爲前提。梅神父於九月三日在豫境桐柏被勦匪郭團救出，旋即因傷逝世。官軍從此可以無所顧慮，實行痛勦，想猖獗三個多月的豫鄂土匪，命運也不久了。(二)魯省的擊斃顧德麟，魯省於臨案全了後，本擬由鄭士琦大舉清鄉勦匪，但土匪總受孫美瑤受編的影響，相繼竄起。魯省全境百一縣，在八月中旬因土匪猖獗電省請兵的，竟有四十三縣，就中尤以曹袁沂三屬爲甚。沂州鳳郯城八里港

地方全村被屠殺人一千以上，更爲慘無人道。但魯省有兵一師五混成旅，勦匪究竟不難，官廳又因臨案後的外使責言，不得過於放縱，鎮守使兼旅長張培榮也曾親自率隊進勦。八里港慘案發生後，中外輿論譁然，勦匪軍隊更不得不稍爲吃緊。各股總桿首著匪顧德麟終於八月中旬因潛伏民家，被獲斬決，匪勢因此稍戢。——其餘皖直豫各多匪省分，雖鬧得不致像鄂魯的不堪，但官軍用十分力量對待，結果僅僅不致鬧出大事，而小事仍是有的。

土匪的勢力，不僅在這幾省顯示，於交戰中的各省尤爲巨大。孫中山能驅沈鴻英團陳炯明，且會藉臨城匪案勸各國請取消北京政府的國際資格，而土匪在他的轄下，竟劫廣九路火車兩次，劫港滬輪船兩次，以較量能力。——英使藉口中國土匪遍地軍隊無用，要求用外人護路，某反對派的公使說，廣九車在英人管轄下也曾出劫案，可見土匪也不怕外人了。——東三省張作霖的治下，匪勢也不減他省。閩南與土匪一樣的自治軍，曾有全旅軍械服裝被土匪劫去的事情。川戰的悍將賴心輝，於龍泉驛擊敗楊森乘勢東下的時候，被土匪一劫，幾乎不能成軍。湖南譚延闓在東路用土匪作別動隊，趙恆惕也大受牽制。土匪力量的

勝過軍隊，在這幾件事中可以證明！

這國內遍地的土匪，政府本不以為意。去年吳佩孚在洛陽被土匪極意侮辱時，肝火上升，曾有魯豫蘇皖陝鄂六省會勦，由吳自任督辦，張福來任總指揮的計畫，後來匪勢稍衰，也就作罷。這回因十六國臨案通牒要求撤懲負責長官田中，又英國因此向使團運動向中國提議用外人管理鐵路警備，於是激怒軍界人物，一面各擁兵官吏相繼通電反對撤懲田中，一面由「視土匪為人力不可抗的天災」的吳佩孚將軍主張乘此痛勦各匪。吳於八月底在洛陽召集魯豫蘇皖鄂各省代表開勦匪會議，聲言「護路並非根本，勦匪乃是根本」，於是以議決各件電請政府實行。政府遵吳氏計畫，於八月二十九日下令保護外僑，於三十日下令剿蘇豫魯皖四省為勦匪區域，以徐州鎮守使陳調元任勦匪總司令，皖北鎮守使李傳業，兗州鎮守使張培榮，歸德鎮守使王為蔚任副司令，協同勦匪，並責成匪區知事辦理清鄉，限期肅清。

八月三十日大舉勦匪令下後，保定又傳有六省勦匪會議的召集，其餘魯省鄭士琦的親自大舉勦匪，豫省張福來的計畫肅清豫匪，一時各省對土匪都有所計畫。但外國教士曾攻訐鄂

豫皖勦匪軍與匪通同一氣，如果屬實，勦辦成績，也可豫想。雖鄂省的奪回梅神父，是在勦匪令下後，鄂豫三十餘股土匪桿首劉某又傳於九月二十日被獲斬決，嚴格的論起來，但這又在四省勦匪令範圍以外了（南雁）

何東與黎元洪的活動

在三個月前，我們會隱約地聽到有港紳何東，竭力贊助廣東的孫陳和議，並將推廣為全國和平運動。而同時又在西報看到有人主張請外國公使列席監督，宣統皇帝屈駕主席，於外國割讓地中去開聯席和平會議。到了九月十一日，這位不忘祖國的何東先生，居然與蒙慶南服的事實大總統黎元洪一同來上海活動。好幾日來，我們在上海各報的本埠新聞上，幾乎天天看到何東和平運動的新聞；我們也是中華民國愛好和平希望安耽的國民，對於和平運動當然很表贊同；但何東是什麼人？他的和平運動的辦法怎樣？他運動的成績怎樣？我們不可不細細觀察！

一、何東的歷史 何東號曉生，英人稱為勞勃德爵士（St. Robert）。他所以稱爵士之故，是因其曾受英王喬治第五的武

士爵位。（中國政府也曾頒給勳章多種。）氏現年六十二歲。西曆

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香港，於昆季中居長，幼受教
育於中國學堂，旋入香港中央學校（即現在王后大學）學英文，
四年畢業。未幾

入海關內班服

務，至一八八〇

年辭職，入怡和

洋行爲買辦助

手，後又爲香港

廣州火險公司

華經理，復爲該

公司總買辦，做

了六年，因病解

職。自後氏在香港

營業，積資甚

鉅。他於匯豐銀

行、香港黃浦船

塢公司及其他大公司都是大股東，又是許多大公司的董事，如

香港黃浦船塢公司、香港電氣公司、香港電車公司、香港地產公

司、香港開墾公司、香港廣州澳門汽船公司、安南航務公司、香港
火險公司、廣州火險公司、及嘉新（譯音）織物公司都是。對於

中國北部及東

三省實業界也

都有鉅大的投

資。他對於各種

公共事務極爲

熱心，如香港大

學經費，他捐助

至二十七萬元

之多，又獨力創

辦九龍英人小

學校——是香

港第一歐童學

校。又於香港大

學中贈一學額，

即用着自己的名字；其他贊助學務之舉尙多。嘗爲香港治安判

事，英王於一九一五年贈以武士爵位，中政府自袁世凱至黎元



和平會議主勳者何東

洪，歷任總統，均頒給高級勳章。他的商業活動，遍及於歐美及亞洲各國，對於中國政治社會，夙持革新主義。

二、何東和平運動的方法 何東的和平運動，只有開聯席和平會議的一條路，他於九月二十日前後所發表的通函中，曾說到組織聯席和平會議的辦法說：「……近自臨城事變發生，列強倡言保護鐵路，外潮日急，疑難交乘。誠欲回復和平，則裁兵允為急務，然或提倡者，毫無實際，贊成者僅和虛聲，猜忌未忘，事實難現。鄙意以為銷除兵氣，解釋危機，莫如聚國中匡濟名流，博求善法，合各省軍民當局，公採衆長。事既協定，期以必行。更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陪席與議。庶羣力集而不敗猜嫌，衆志成而互相諒解。」——但後來他見輿論界對於他的「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頗表反對，乃陸續對各新聞記者表示他對於辦法上無成見，可以擇良改易，那麼，即說他沒有確定的辦法，也不冤枉他了。

三、何東和平運動的成績 何東九月十九日致全國國民函中，有「東在港以此意函電南北重要當局，陸續得覆贊同」的一句話，便是表示他未到上海前運動的成績的。近來他又發表孫中山段祺瑞黎元洪陳炯明張作霖等贊成他運動和平的函

件，據說，現在可稱為南北重要當局的人物中，只有曹錕吳佩孚還沒有信來表示贊同，但曹吳發信表示贊成的目的，不久必可達到。某報專電載：「某教士受中山託來津，與某要人接洽，贊成何東提議。某要人答謂：復函已交匯豐津行轉達。某教士即擬晉京，請各公使出面贊助。」則何東運動各要人發函贊成的竭力，於此可見。但記者在報上見各要人贊同何東運動的信函，內中一律都是「推崇備至，『極表贊成』的空套話。記者可以斷言：這是各要人的書啓先生所弄的獍狫，實在沒有什麼誠意存在其中。何東先生要想：『開會時均請親自出席，相聚一堂，實行消除種種誤會，』這恐怕是不可能罷！」

何東突然愛起中國來，以安居香港的身子，跋涉到上海來運動和平，他的動機，據他自己說，是因「好義之心，秉於宿性；公益之事，知無不為……中國今日時艱孔亟……臨案事變發生列強倡言保護鐵路……」則似完全出於自己的義勇慈善。但有人因他是英皇的武士，又在英國決意干涉中國的時候來活動，疑其中不無內幕；更有人則以為反對何東的空氣，是日本妒忌英國的舉動，究竟如何，記者暫時不能加以確斷！

黎元洪初到上海時，即告新聞記者以將繼續行使總統職權，而以整飭紀綱爲名義。一時盛傳黎氏南下曾經天津孫段奉等四頭會議通過，得段祺瑞的同意，並傳段將於黎南下後即赴奉天，以便協同進行反直運動，則似黎氏一身的行動，與大局很有關係的。後來孫系的國民黨首先反對段系的盧永祥，對張孝若表示不容滬杭有何種政治活動，絕對遵守蘇浙和約，江浙人民更以維持平和，反對黎氏以總統資格留滬，要求護軍使何豐林取締。於是黎氏的南下，乃底面俱明，顯係爲政學系政客所賣，段系不過樂得使他來作先鋒，表示不反對罷了。九月十三日，蘇人張謇訪黎，黎見外面空氣不好，已表示自己不復是大總統，而僅以個人資格前來拆直系大選之臺。這時政客們雖還不死心埤地，一面派人疏通浙江，請贊成他們在上海組政府；一面豫備實行組閣，以益友系的唐紹儀任總理，安福系的鄭萬瞻任內務，姚國楨任交通，黎氏親信陳宦任陸軍，政學系主幹李根源任農商，而以教育總長給名，流章太炎。但是黎既不復是總統，所任內閣何能成立，浙江當局又不願因此釀成蘇浙戰爭，作無謂的犧牲，始終只願黎以個人資格留滬，不承認他是大總統。於是黎氏更表示消極，對人說將游歷外洋，但恐怕他的左右既把他弄到上

海，決不願從此罷休，暗中活動，總是不免罷（朔一）

張弧登臺後籌款之成績

張弧登臺已有一個多月了，雖日在四面楚歌之中，却尙能勉強維持，真不愧爲一個「理財名手」！計一月來籌款的成績如下：

（一）七行借款 張弧這次上臺，全靠兩個人幫忙：一是王承斌，一是吳毓麟。王於張上臺時曾借助洋二十八萬元，吳則爲之進行七行借款。茲將七行借款的真相敘述於下：

民國十年底，交通部曾發行一種短期債券二百萬元，以津浦京漢兩路的收入爲擔保，勻分六個月償還，月利一分五釐，其實尙有暗利三釐，故共爲一分八釐，由中國、交通、燐業、中孚等銀行承銷。後來因爲各期應還的款項未能照交，總計本息尙欠九十二萬餘元，此外又有京綏展線債券一百萬元（亦係由該數家銀行承銷），亦不能按期還款，積欠本息七十七萬餘元，該行等屢次要求償還或改訂展期合同，交通部遂將兩項債務，於去年六月底合併另訂合同，月利改爲一分六釐，而暗利則尙有四釐，除原指定的兩路收入外，加入滬寧鐵路餘利及滬杭甬車租兩項爲擔保品，乃成一百七十萬元的新借款。債權者爲中國、交通、

金城、鹽業、北京大陸、東陸、中孚、保商、北京懋業、天津懋業、新華等銀行，共計十五家。自去年新合同成立以來，到現在又已一年，而本息仍未能按約償還，債權者屢次催索，交通部總與敷衍，於是各債權銀行最後要求將這筆借款轉期。交通部則謂如果要更新合同及變更擔保，那麼非另找現款不可。那時適張弧無法籌款，不敢上臺，吳毓麟遂介紹這項借款，並提出以正太鐵路的餘利為擔保，按年償還六十萬元，一再與各該行磋商。但各行多以正太鐵路的餘利無多，不肯承諾。後來因為各債權銀行中與張弧有關係者尚有五家，此外再拉入中南、華比兩銀行，分攤承借，於是所謂七行轉期借款遂告成立。茲將該借款合同大要摘錄於下：

(一) 借款總額三百二十萬元（舊欠本洋一百七十萬元，及一年零一個月利息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元，再加去年訂結新合同時尚欠結帳本息尾數十三萬九千九百八十七元，共二百二十萬元（毛算），再加這次找現一百萬元，故共三百二十萬元）；(二) 原有五家月利一分四釐（較去年合同少二釐，大約暗利須比去年之四釐增加二三釐），新加入的中南、華比兩家月利一分八釐（尚有暗利約三四釐）；(三) 正太餘利為擔保品；(四) 債權者為鹽業、中孚、保商、東陸、新華（以上原有），華比、中南

（以上新加）七家。該合同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天津簽字，債權者領袖為華比銀行經理柯鴻年，一百萬元的分攤保華比二十萬元，中南四十萬元，中孚、鹽業、保商、東陸、新華五家均攤四十萬元，全數業已交付財部，支配無餘了。

(二) 鹽餘發放 六七兩月份鹽餘已於八月二十五日發放，計六月份已支去十日，尚餘一百六十萬元；七月份全月得二百十萬元，合為三百七十萬元。其中匯理銀行因金佛郎問題仍將保管部分扣留不放，故三百七十萬之中尚須減去四分之一，計九十萬元，尚餘二百八十萬元；又正金銀行扣去九六公債本息八十萬元，故最後實在到手者不過二百萬元而已。其分配用途如下：

- (一) 一四庫券 三十五萬元
 - (二) 道勝銀行扣款 三十萬元
 - (三) 海軍費 四十萬元
 - (四) 直隸協餉 十二萬元
 - (五) 上海造幣廠庫券 七萬元
- 以上五項，合為一百二十四萬元，計尚可餘七十六萬元；張弧為討好曹錕起見，特在每月鹽餘項下撥發二十萬元，作為積欠

直隸軍費的利息。但曹錕最近又電財政部索援川援湘援粵援閩等軍費八十餘萬元，張竟無以應命，此外若近畿軍警餉及各機關欠薪等，也都還沒有具體的辦法。我們預料張弧「翻戲」的本領雖大，但壽命總不會十分長的（撲之）。

東江劇戰後的廣東

廣東東江方面的孫陳兩軍，經過從七月底到八月初的一次劇戰——見本誌十四號惠州戰爭篇——形勢依然不變。當八月初，孫軍抽調中左兩路博羅增城方面的軍隊去加厚右翼勢力，決意先用大力攻破陳軍左翼，沖出海豐陸豐去援潮汕。那時陳軍中右路雖得勢，而不能牽制孫軍的調動；想抽調中右路軍隊去援左翼，又恐孫軍乘勢猛攻，遠在閩南的洪兆麟林虎軍隊，更不能急速調到應戰；左翼被迫退至平山，本已岌岌可危。幸而大庾北軍於八月四日向南雄始興活動，孫軍不得不抽一部兵力去應付，不能用力東趨；不久，東江潦水大漲，兩軍又不得不停止戰鬪。其後，孫軍方面香山順德的滇軍民軍奪地問題，梧州桂軍的變態問題，楊希閔演軍又盛傳將發生變動，內部爭端迭起，孫文對內不遑，而陳炯明藉此機會，於左翼則從容開到閩南援

軍，於中右翼則仍得保持優勢，轉危為安，反弱為強，並得李易標謝文炳等由北路加入，乘銳由左右兩路進攻，東江戰局，又漸吃緊。

孫軍於八月十日前後的幾天中，在北則由滇軍章旅復南雄；在西則拘捕馮葆初，制止桂軍活動；而香山順德的滇軍被周之貞陳策擊潰，孫與楊希閔間的嫌隙，趁勢設法了結。孫軍內部既無問題，乃又計畫以范石生滇軍在左路會同李福林盧師誦進攻河源，牽制陳炯明援軍；以劉震寰劉玉山在中路緊圍惠城；而調許崇智部兩旅及滇軍三師團猛攻平山淡水。兩軍相持多日，陳軍雖稍退却，而勝負未分。後來孫中山後方調度既妥，於八月二十三日又由廣州親赴石龍，豫備到前敵督戰，並於相近幾天內，發令盡調廣東西北中南四路軍隊，謀以全力對付東江，作孤注一擲之舉；聞廣州武裝警隊，亦被調赴前敵，可見孫軍的用盡獅子全身的力氣了。

陳炯明探知孫軍計畫，恐將不敵，乃乘孫軍增軍未畢，即於八月二十四日起三路齊動，對孫軍行猛烈的總攻擊。陳軍三路戰事，左翼淡水方面猛沖至廣九路附近，孫軍雖用極大兵力相禦，仍得退却；又於退却時被就近民團所困；及楊希閔許崇智大隊

趕至，始得抵住；中路則由李易標及惠城守軍分路從秦尾等處進攻博羅，孫軍雖添漢軍楊錦龍一旅，而博羅附近要隘如飛鵬嶺筆架山等處盡被陳軍占領，陳又分一部繞出蘇村，將孫軍前後水陸隔斷，石龍亦被震動，而由龍門攻正果一路，則與中路呼應，進向石灘，經這猛烈的攻擊，孫危險非常，幸而所調援軍於二十八九等日已到前線，得以勉強支持。

兩軍鏖戰多日，陳軍初雖得勢，終因孫軍堅守，不得如願前進，左翼被楊希閔截住，在淡水以下；中路孫軍許崇智亦以全力堅守博羅，右翼亦被孫軍大隊遏於增城。孫軍援隊於九月初齊集，大舉反攻，仍照從前計畫，在右翼以重兵向陳軍左翼淡水猛攻，陳力戰，終因兵少退保平山，陳炯明在河源聞訊，急向中右路抽調軍隊，親率赴左翼後方布防，並指揮一切；中路軍事因此頗受影響。陳軍左翼雖於九月七日得援大舉反攻，以敢死隊三千衝鋒，但劇戰多時，孫軍仍得維持原防。中路博羅方面，則又因孫軍在左右翼調隊增援，乘陳軍力弱，猛力奪回各要隘，陳軍劇戰之後，退守秦尾，以保惠州，河源交通，而陳軍左翼於十一日竟失平山，惠城馬鞍山幾乎不保，一時盛傳陳將棄惠州而保潮汕，惟陳軍力戰半月餘，犧牲過多，精力已疲，於平山戰後，不得不各按兵。

休息。孫軍中路主將劉震寰因病回廣州，右翼漢軍又停兵向孫索款，陳軍雖敗，因此又得保持防線，向閩南及潮汕調兵救援了。陳軍緊急中又向他方活動，以圖分孫軍兵力。北軍既再向南，雄始興下窺，林俊廷亦對梧州有所圖謀，而南路申葆藩鄧本殷等又勸誘呂春榮通電孫，迫黃明堂退却，計圖擾亂兩陽，進窺江門，使孫軍不得不分兵援救，孫軍方面則全力已盡，近雖得李根滙率部四千人來降，但比之所失呂師，還是得不償失。

九月上半月以前的東江戰局，記者仍用十四號所說的『雖經過劇戰而兩軍都不能如願發展』的一句話來包括。不過南部的形勢，陳派很能發展，廣東全局戰況，不久形勢恐將改變了。

(梓生)

薩爾流域統治問題

在法德兩國的交涉中，最近更發生一件重要的爭端，就是國際聯盟委員會在薩爾流域的統治事件。從這事件我們又一次可以看出英法對德政策的不同，和國際聯盟的徒為少數強國所利用。

薩爾流域 (Saar Valley) 為德國西境的重要煤礦區域。大